

一桩离奇的谋杀案

作者：程代展

(上接2021年1月15日第B4版)

中断的假期

刘骥虽然在单亲家庭长大，但从小他母亲想尽办法，让他参加各种文体活动，为他创造融入周围环境的条件。而王叔叔一家，也把他当作自家孩子一样，因此，他没有一般单亲孩子的孤癖。上学以后，他聪明好学，又喜好体育运动，故深得老师们的欢心。从北大附中毕业，他被保送到了北大数学系。这年，一茹上高三，得知刘骥保送北大后，她发狠对爹妈说：“我要考不上北大、清华，就重读。”爹妈知道她的心事，自然支持。她本也是高材生，有了爹妈支持这层底气，没了后顾之忧，再加上一年的苦读，第二年，她也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自动化系。发榜那天，刘骥请客为她祝贺。那晚，她喝多了，说：“骥哥，小妹没有辱没你吧？”刘骥也动了真情，第一次吻了她……

在北大，刘骥是少女生的梦中人。他是校击剑队的，得过高校重剑冠军；学业上，他又是个有名的才子，每学期年级排名，他总在前三名。全国高校建模比赛，他得了第一名。北大的女学生们，都知道他有个女朋友在清华，叫王一茹。那些北大的名媛才女，平日被视为天之骄女，若仙女下凡一般，可见了刘骥，都变得笨口拙舌，手足无措，只对王一茹又气又妒，有的甚至将她恨得咬牙切齿。刘骥虽常被一群女同学围着追着，但心里却只有他的一茹。

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刘骥周围的同学都在联系出国，刘骥也动心了。可每次回家，看到从小将他拉扯大、如今孤单一人、身体不好的母亲，他就犹豫了。最后，他决定在国内读研。从小，他对王叔叔就亲，王叔叔教过他不少东西，他对他王叔叔的为人学问都很佩服。王叔叔的专业是系统信息学，包括：信号处理、图象识别、数据挖掘、网络传输等多项近代信息学理论。是一个十分前沿的、面向网络化高技术的应用数学学科。他对这个方向很感兴趣。

当他向王教授提及这个想法时，王悟自然也为能得到这样的好学生而高兴。当然，在一旁偷乐的还有一茹。凭刘骥的成绩，保研自然不成问题。于是，填了几张表之后，此事就定了下来。

为早日进入角色，刘骥请王教授指导他的毕业论文。王悟问刘骥：“你上大学期间最感兴趣的课程是什么？”刘骥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数理逻辑”。王悟接着问：“你认为这方面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吗？”他浓眉一蹙，突然一个埋在他心底许久的问题冒了出来：“为什么逻辑推理那么复杂，要用那么多特殊的逻辑公式，而且，搞不好明明有解也得不到？有没有办法将逻辑问题变得像中学代数应用题一样，根据条件列方程，求出方程解就是结论？”王悟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方面我也不熟，但有本书你可以看看，叫《矩阵的半张量积——理论与应用》，属于《现代数学基础丛书》的109卷。”

说起刘骥对数理逻辑的兴趣，离不开他的母亲。当他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就发现他母亲经常一边查资料，一边在方格纸上写东西。他问母亲，母亲告诉他，她在写一本书。他上中学的整整六年，他母亲都在写。当他开始懂事后，他问过母亲，她写的是什么书，为什么写了这么多年还不出版。母亲告诉他，她写的书名是《哲学的发展和演化》。她从大学开始，就迷上了这个解释万物本源的“终极科学”。但这门科学是如此博大精深，以致她直到博士毕业似乎许多基本概念还没弄清楚，头脑中百家杂陈，一片混沌。她希望通过这本书将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脉络理清楚。她相信这是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，她这一辈子能完成就不错了。

受母亲的影响，他从小就相信哲学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当然，他对从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到叔本华、罗素都耳熟能详。特别是罗素悖论让他佩服不已：是哲学家让数学家明白了，他们无处不用的集合论，原来是没法定义清楚的。

大三的一天，他回家时，见母亲正在烧她多年来视同珍宝的书稿，他大吃一惊，上前就去抢母亲手中的书稿。母亲含着泪对他说：“多年的研究让我对哲学失望了。确实，哲学是智者的游戏，那些聪明人总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宇宙的一切，从大到天体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微粒子；从严谨的逻辑思维到虔诚的宗教信仰；从自然界的演化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。实际上这种包罗万象的理论是不存在的。于是，哲学家就创造了一堆似是而非的文字，并将它称之为‘哲学’。后代哲学家的任务，就是以‘胡诌’破解前人的文字之谜，再创造一堆新的似是而非的文字之谜。我研究了大半辈子，希望找到像数学中从代数到微积分到泛函分析，从平面几何到微分几何这样的发表过程；或者像物理学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样的进步。但我彻底失望了。科学的特点是可以验证的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因此，后者承认和利用前者正确的结论，发现前者不完善之处，从而得到更深刻的真理。哲学不是这样，它没有学科的发展和进步，只有平行的，连发明者也讲不清的一堆晦涩之词。它是智者的游戏，也是愚者的陷阱，相信哲学、学习或研究哲学的人就是这场游戏的受害者。当然，每个哲学家都有许多至理名言，然而，当他们将这些编织成所谓体系或理论时，则成了一派胡言臆语。”

“也许，”他母亲接着说，“哲学中唯一称得上科学的是逻辑。王悟跟我讲解过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。虽然没有一个数学体系是完备的，但在一个公理体系内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哲学之所以不是科学，就因为它无法证伪。无神论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，宗教或唯心论也不能证明上帝存在。”

母亲的这番话让他注意到了逻辑学，那学期学校正好开了《数理逻辑》这门选修课，他就选了。他对

逻辑推理特别感兴趣，可就是觉得规则太多，不好用。这次王悟问他毕业论文的选题，他就想到这上面去了。按照王教授的指点，他借来了那本书。果然，半张量积方法可以将逻辑关系转换为代数方程式。通过解代数方程就可以找到逻辑关系下逻辑变量的解。

特别是书中的一道例题让他激动不已。原题是这样的：一个侦探调查一起谋杀案。他得到如下线索：(1)80%可以肯定，A和B中有一人是凶手；(2)如果A是凶手，则极可能谋杀发生在后半夜；(3)如果B说实话，那么，半夜时现场灯是亮的；(4)如果B说假话，那么，极可能谋杀发生在前半夜；(5)有证据证明，现场在半夜时灯是灭的。问谁更可能是凶手。列出并解出相应的代数方程，结论是：A极不可能是凶手，而80%的可能B是凶手。

他深深地被这种逻辑的代数表达式吸引住了，在王教授的指导下，他很快掌握了这套方法。他用这套方法分析了几个福尔摩斯的案件，无往不胜。他的毕业论文是：《尼罗河惨案的半张量积解法》。他把波洛探长的每一条线索都转换成代数式，剩下的就只是解方程的事了。他的毕业论文被评为“特优”，登上了《北大学报》，他母亲很高兴，王教授在满意之外多少还有点得意，一茹则乐得像中了体彩头奖似的。

大凡天下事，乐极常生悲。刘骥对这套逻辑推理的方法入了迷，他突然宣布，他要放弃保研，报考警官大学的研究生。这可吓坏了两家人。他母亲含泪对他说：“你干什么不好，将来当个刑警，每天与歹徒性命相搏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老了指望谁？”王悟怕失去这个好学生，一再劝他：“你的数学天资很高，不学数学，太可惜了。这世界有的是可以成为好警官的人，但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数学家的恐怕千百万个人里也未必能有一个。”

一茹一想到要和一个刑警生活一辈子就心如刀割。且不说社会的各种偏见，就是那种上、下班不分，有家不顾，到点不归的无序生活也让人无法接受。她又哭又闹，甚至以分手相威胁。但刘骥是个认了死理的人，他选择的路，谁也挡不住。

在警官大学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，还要学习擒拿格斗、骑马射击。凭着他的身体素质和高校重剑冠军的身手，他很快又成了警官大学的明星。自觉对不起王叔叔，一茹又对他待理不理，在警官大学的几年，他很少去王家。虽然心里惦记着一茹，但学业一忙，也就丢过了。

他还是没有忘了半张量积，特别是对半张量积在博弈论中的应用十分感兴趣。他发现，通过半张量积一个有限记忆的策略可以用逻辑矩阵准确描述，从而博弈可以转化为离散动态系统。这使差分方程方法可直接用于求多人博弈的纳什解。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：《侦探与罪犯的博弈模型与侦探方的最优解》。

这篇论文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论文奖。毕业典礼的那天晚上，他带着奖状和母亲一起，上了王叔叔家。王悟手抚奖状，无限感慨地对他母亲说：“是金子，到那儿都闪光！”那晚，一茹也特别兴奋，他同一茹卿卿我我地缠绵到大半夜。

刚毕业，他就被国安部金部长点名要走了。

该小说节选自程代展所著《我在故我思》的第五章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未经许可不得转载)